

田董錄地

二

22  
48  
3

陔餘叢考抄

寄園客所寄抄



三十  
士父伊東希元氏之書  
ナカニイシタモト

歷代陔餘叢考卷三十三抄



池北偶談引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命太子賓客馬  
縚等充詳勘九經官於諸選人中召能肩者字符匠雕  
刻每日五紙予減一選漢乾祐中周礼仪公羊谷梁  
四經始鏤版周廣順三年尚肩左丞田敏追印板九經  
馬端臨文献通者召籍門亦裁刻脊始於後唐沈括華  
誣及孔氏雜說亦皆以為始于馮道奏鏤九經又和凝  
有集百余卷自鏤版行世廣順中蜀人毋昭裔出私財  
百万刻九經板又刻文選初學記自孔六帖行于世是

刻眉始於五代明矣然葉夢得又謂唐柳玭訓序言在蜀見字眉雕本而元微之序白乐天長慶集亦云繕字摹勒銜賣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則唐時已開其端次第亦謂板印眉籍唐時尚未盛曰尚未盛則已有之也河汾燕洞錄又謂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王阮亭引之以为刊眉之始刊眉与抄眉難易不啻百倍若隋已有雕刻何以唐時尚未盛行直至五代始有之当是隋唐時習其技者少刻眉甚艱故耳胡心麟筆叢亦謂雕本肇于隋行于唐擴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类稿又謂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始盛宋則羣集皆刻要不謬也今世刻工有活

板法亦起於宋時沈括云其法用泥刻字每字为一印火燒令堅欲印則以鐵範置板上而密布字印于其中頃刻印千百本此即活板法也但宋時犹用泥刻字今則并用木刻尤為適用耳陸深金臺紀聞云近日毘陵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則又以活字為起於明代蓋未知宋時已有刻泥活字之法也又程大昌演繁露云古眉皆卷至唐始为葉子即今眉冊也此恐未必唐時如鄴侯挿架三万軸白乐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声微之序乐天詩亦云前後數十軸是其時尚未用卷軸也筆叢亦謂唐末宋初鈔錄度而为印摹米軸度而为眉冊

刻時文

雲谷臥余載楊常彝云十八房之刻自万曆壬辰鈎元  
錄始旁加批點自王房仲選程墨始其後坊刻漸與大  
約有四種曰程墨則斜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  
十八房進士之印作曰行卷則舉子之作曰社稿則諸  
生会課之作每斜房考之刻皆出於蘓杭而北方賣人  
市買以去天下羣奉為的矣戒菴漫筆曰余少時未見  
有稿房刻本有眉賣从利秀朋友家抄得煦課每篇酬  
錢數文持去癸刻唐荆川中會元其稿是門人蔡瀛所  
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亦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治  
板印行之今則滿目皆坊刻矣七修類稿亦云成化以

前世每刊本時文杭州通判沈澄刊京華日抄一冊甚  
獲重利後閩省效之漸至各有提學考卷也按明史万  
禮部言舉業流弊太甚清選宏治正德嘉靖初年中武文  
字換其尤者列布學宮俾知趣向此又官刻時文之始

花押

顧寧人引集古錄有帝王將相署字一卷謂署字者乃  
草胥其名即今俗所謂盡押而因松魏志司馬懿將統  
兵拒蜀許允等謀因其八請帝殺之已胥詔優人於帝  
前唱青頭雞々々者鴨也欲帝速押詔胥也以为此  
帝王胥押之始是固然謂是時帝王之押即自署名  
恐不然也漢時長官批屬吏符牒胥一諾字後漢胥黨  
銅傳所謂南陽宗資但畫諾王府僚吏箋啓亦用此制

批荅晉元帝踐阼心存謙抑犹用藩王禮凡牒奏皆批  
諾字中若字有鳳尾婆娑之形故曰鳳尾諾是臣諾  
者實昏一諾字非後世花其名可比然則長吏及藩王  
之批荅寮屬犹祇昏一諾字而帝王之押及自花其名  
乎北史有後主紀貌提婆等賣官乞昏詔後主連判文  
昏二十余紙各作依字北奇昏各作花字則北有帝王祇押尚但  
作依字而不自昏其名豈魏時帝王之押已自署名乎  
蓋漢魏時帝王已有押詔之例然必另有字作押如依  
字可字之类而非自花其名也唐董昌僭位下制詔皆  
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为天  
子是唐末尚無天子自署名之例而謂漢魏帝王之押

即自花其名必不然也集古錄所云五代帝王署字一  
卷益五代帝王皆起於人臣其未登極以前本有署名  
之押即位後遂仍而不改耳至士大夫之押自六朝至  
唐宋固無不署名齊太祖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已手迹下名若報表  
署金字有神武指屋角示之庫狄干署于字乃疏又陸倕戲何敬客苟既太夫父亦不小小斛律金不能  
上屬之時人号为穿錐皆花押署名故事而宋時則并有以押代  
名之例袁文甕牖閒評記張乖崖一札後面云知昇州  
張押字自手而不昏名方勺泊宅編亦記張安道昏不  
称名但著押字故周密癸辛雜識云前輩簡帖皆前面  
昏名其後押字即以代名不復昏名也近世士大夫不  
以押字代名絕百年事耳嘗見先朝進呈文字往往  
只押字而不昏名初疑为檢底而末乃有御批殊不能

晚後見前輩所載乾淳間禮部有申秘首狀押字而不  
名者或以為相輕致憾范石湖閔之笑其陋云如此  
則宋時進呈文名及屬吏申長官文牒後幅亦皆以押  
代名然韓琦君臣相遇傳公在魏時府僚路拯呈事狀  
尾忘名公即以袖覆之路君愧服然則古人進狀  
尾本有名之例

放債起利加二加三加四並京債

放債起息後人皆以周礼泉府之官凡民之貸与其有  
司弔之以国服为之息一諾为口实按国服为之息一  
諾本不甚了、郑衆訛之云貸者从官借本賣也故有  
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賣之國所出为息也郑康成因訛

之云以其於国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国事受園廛之田  
而貸万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秋亦億度之詞蓋周礼園  
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皆每  
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  
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从官貸錢若受園廛之  
地貸万錢者期出息五百也賈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  
十一者万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期出息一  
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万錢期出息二千也此後世放  
債起息之所本也漢荀谷永傳为人起責分利受謝顏  
師古注曰富賈有錢假托其名代为之主放与他人以  
取息而共分之是漢時已有放債之事然師古謂代富

人为主放与他人亦恐未確蓋如今之中保为之居間  
說合得以分利受謝耳漢肩貸殖傳農工商賈大率歲  
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注云每万得利二千故  
百万之家得二十万加二之息見於漢肩者也鄭康  
成注國服為息句又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  
所得受息每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  
定及其催科惟計所贏多少如歲贏万息則催一千如  
贏五千則催五百皆拋利催什一也然則王莽時收息  
僅加一也然漢肩莽時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與民收  
息百日三如淳曰出百賤與民日收其息三錢也則莽  
收息乃加三而非如康成所云什一也此加三起息之

見於莽傳者也宋青苗條例云人戶所請價錢斛斗至  
秋成應納時加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比附元請價  
錢不得過三分加一戶請過一貫文送鈔見錢不得過  
一貫三百文此後世官利加三之始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詔民間貸息以三  
錢為率著為令然韓琦疏又云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半年之  
內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  
又加四利息矣元史太宗本紀固初官民貸回鶻金歲  
加倍太宗著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時因邪律  
鶻金取利太重名羊羔利請以本利相侔而止故有是詔見夢材傳世祖至元六年又申明此制令  
民間貸錢每踰限止償一本息時又因劉秉忠言宜確計官民欠負依前者使一本一利償還詔从  
之見東忠傳又布魯海牙宣海真定以富民收息不踰時倍之乃定令息如本而止見布魯海牙傳此近代遠年債負一

本一利之所始也至近代京債之例富人挾賞往京師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七八十兩作百里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吳楚七國及時長安列侯多从軍者欲貸子錢之家莫肯貸惟每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吳楚平而每鹽氏之息十倍曰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曰唐胥武宗紀中胥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次乃定戶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

摺扇

高江村天祿識餘謂今之摺疊扇初名裏頭扇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乐间稍效为之今則流傳寛廣團扇廢矣至於揮灑翰墨則始於成化间云癸辛雜識倭人聚扇用倭紙为之雕亦为骨金銀花草为飾并有作不肖之盈於其上者七修类稿亦謂成化初高麗貢至朝命倣製以答復脣格言以賜羣臣民間遂效而为之按陸深春凡堂隨筆云今之摺扇張東海以为貢於東夷永乐间盛行於中国然予見南宋以走詠摺扇者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即收也又按洪容有隨筆記朱新仲有摺扇詩云宮紗蜂趕梅

空扇鸞開翅數摺裏清凡一捻生秋意搖：雲母絆裊  
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暮新花墜張安世見而眉諸  
扇又豐坊云家有趙彥所盈搢扇金章宗題搢扇詞云  
裁殷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皴則搢扇亦始  
於元蓋宋金時已有之特其時尚未盛行民間犹多用  
團扇是以陸放翁有生銷戴扇又團及團扇家、孟  
放翁之詩直至永乐中始盛行於中國耳馮時可蓬窓  
疏錄亦謂貢自東夷永乐间乃盛行客中間訛又謂之  
撒扇永乐中朝鮮貢至上喜其舒卷之便命工如式为  
之南方婦女犹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婦亦  
用之矣云又按昔人搢扇有用娟者陸儀山有楊妹子

眉搢娟扇郎瑛又謂黑骨泥金起於日本云南有褚渊  
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搢疊扇  
此恐誤唐時尚未有搢扇何得六朝已有之胡三省蓋  
以後世之物妄为附会耳

本草

國家本草歷代所增各自為名今合而為一非古本也  
唐眉方伎傳云班固漢眉惟載黃帝内外經而每本草  
至有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菜時尚無文字以識相  
付至桐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  
仲景華佗等竊記其語也是本草原眉乃始於後漢至  
唐初尚有其本方伎傳又云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華

當之所記其言華葉秋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陶宏景合而錄之謂之別錄是宏景所輯者名曰別錄也于志寧李勣等修本草并因合立十四萹謂宏景以神農經及諸家別錄注之江南偏方不能周知茱石其謬誤至四百余種今考之又增後世所用百余物太宗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是志寧等所修本草与別錄尚為二脊也陳藏器所著則又名本草拾遺謂人肉能治羸疾故民間有割股之事今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增也宋以後則合諸脊并為一部而總名之曰本草明李時珍又著本草綱目一脊益詳備矣按時珍傳臣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種陶宏景所增亦如之

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列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草先後增補各一千五百五十八種至時珍著本草綱目又增三百七十四種

烟草

王阮亭引姚露旅脊謂烟草一名莎巴菰出呂宋固能辟瘴氣初漳州人自海外携來莆田亦種之又多於呂宋矣然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松王肱枕蝴蝶瑣語謂烟葉出閩中邊土人寢疾非此不治閩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者罰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不久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兒時尚不識烟为何物

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以此則烟草自崇禎時乃盛行也

○同卷三十四三十五

佛

欽明天皇三十年百濟獻及姪禰摩蓋  
迎佛金像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列斯  
致奉傳帝國其表稱佛功德帝以智  
群臣稱我稟目越班對言而蕃諸國皆  
尊禮之我邦豈独遙也哉臣錄子同奏

佛教入中國始於後漢明帝按衛宏漢紀帝夢見金人頂有日月光以詢朝臣傳毅對西方聖人其名曰佛袁宏記云浮屠者併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眾生也於是上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觀迦之像並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以  
來此為中國有佛之始然許觀東裔祀事謂明帝以前已有之而引列向列仙傳序得仙者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于佛經則西漢時已有佛經矣翻觀名

曰我國家素以祭天地社稷百八十神為恒事今將拜蕃神恐致國神之譴怒乃賜仙像於稻目：捨向原家為伽藍曰向原守是後諸國大疫久而愈職投仙橡於庭尾禰等奏請波掘江遂焚我國之神以為仙始

爰集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从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也魚豢魏略西域傳曰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休屠經隋經藉志亦云景盧隋志是皆西漢時也羅壁識遺引列子仲尼篇曰是皆西漢時也羅壁識遺引列子仲尼篇曰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則列聖寇在戰國時已知有佛也論衡記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西方聖人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鑑前編則又西周時已知西方有聖人矣故隋晉書藉志云其晉久已流布遭秦埋沒其說必有所據論衡作昭王二十四年蓋西東周時虽知有西方異人而其像其教固未入中國自漢武時霍去病破匈奴獲林屠

祭天金人

張晏曰佛徒祀金人顥

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

王以其卑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皆長丈余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席命依其國俗祀之于是中國始有佛祀然其時天子未之信臣民亦少有習其術者及明帝遣使求經而楚王英即信其術因其形像齋戒補祀於宮中立浮屠之祠後漢晉書楷傳云閔宮中立黃光浮屠之祠然則不特奉佛始此即立老子廟亦始桓帝矣於是上及宮禁矣後漢晉西域傳論謂佛道神化奧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述者張騫但云地多暑熱班勇並列其奉浮屠而精文善法未傳豈道閒往還數聞叔葉乎則佛法俟時而與蓋亦有數鳥至雕刻佛像李淖尚

畧故實謂自戴顥始顥嘗刻一佛像自隱帳中聟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十年厥功方就其創立寺宇古今原始謂自趙石虎時始漢魏惟聟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佛因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云石虎時王度疏言漢魏皆不出家今宜禁趙人為沙門有虎曰朕生自邊鄙享祀忘从本俗其吏趙百姓并事佛者聟之其後姚真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大嘗塗寺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家而九然後漢荀陶謙傳竺融大起浮屠寺上界金盤下為重樓堂閣周迴可容三千許人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招致旁郡好佛者五千餘戶每捨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凡就食及觀者且万余人亦見吳志列錄傳則後漢之末佛像佛寺已極莊嚴不自戴顥及石虎始也南史戴云自漢世始有佛像形製未工顥特精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金身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迦頭視之顥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果相称妙則佛

像不始於顥

惟恥中國人出家為浮屠前代每明文按晉明帝

時恥民劉峻出家又恥洛陽婦女阿潘等為尼此則中土人為僧尼之見于史者也隋志又謂魏黃初中因人始依佛戒剃髮為僧蓋其時民間已私有此風而其後遂著為令甲耳七條矣竊又謂俗以四月八日為誕迦生辰誤也周建子當以夏正為二月八日矣

### 漢壽亭侯

閔壯穆軒顏良曹操表為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主即位時勸追袁列名漢壽亭侯閔羽新亭侯張飛更可征也宋眉王鎮惡以平列毅功封漢壽縣子沈林子亦封漢壽縣伯南史蔡道恭梁天監中封漢壽縣伯又劉惔

以漢壽人邵榮與六世同居特表其門是漢壽本地名後人誤以漢字屬上但称壽亭是以洪容齋隨筆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箋記亦謂漢壽二字不宜拍用吳青壇說唇質疑并稱漢壽縣在犍為史称費禕被害于漢壽是也然青壇亦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注云有水从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生改名漢壽者今為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曹操表封閔公則在建安立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統漢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閔公所封蓋即此地三国吳志有瀘瀆武陵漢壽人晉有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

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晉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閔羽  
其下格注云武陵政尤閔公所封漢壽在武陵之明証  
也壽亭上少一漢字蓋傳写脫誤惟列禹錫有漢壽亭春望詩自注在荊州  
刺史治名勝志亦立荊州有漢壽城是曹操表封閔羽  
心則似荊州又有一漢壽按漢末武陵郡亦荊州所屬  
然刺史治所則不在此；蓋後人因閔公曾鎮荊州而  
建城築亭以誌遺蹟耳至世之稱壽亭則已承一日大  
明會典亦止稱壽亭侯明初鶴鳴山建廟止稱壽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卿黃芳奏改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宋  
牧仲筠廊偶筆記大內有壽亭侯印九紐連環四翡翠  
爛然傍有痕似嵌寶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崖印  
取一紙云又許視東南記事紹興中洞庭澳人獲一印

方僅二寸製甚古紐有連環四兩；相貫上有一大環  
廻之渙者以為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壽亭侯印四  
字遂留長沙官庫；吏見印上時有光怪白于官乃送  
荊門玉泉寺閔壯繆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將獻  
之東宮忽光焰四起卒皆驚遂不復獻云亦見司馬知白所作閔侯印記按  
紹興時所獲古印已但称壽亭侯則知世俗之訛公本  
号已久矣乃序号已訛而神灵犹式憑之展轉示異一  
若不妨委曲近就而終不能忘情於此者何也按後漢侯有壽亭侯閔羽似閔公初封即曰壽亭侯然蜀主明言曹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後漢表蓋傳写脫誤

顧亭人謂世所傳鐘馗乃終葵之訛其說序于楊用修

郎仁宝二人仁宝七修类稿云宜和益譜叙道門哉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間者上有鐘馗二字則非唐人可知北史魏竟陵王名鍾葵字辟邪意葵字傳訛而捉鬼之說起于此也用修丹鉛雜錄云唐人戲作鐘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类也蓋因竟陵葵字辟邪遂附会

盈鐘葵于門以為辟邪之具又宋慈妹名鍾葵後世因

又有鍾馗嫁妹因但葵道二字異耳

此事見沈括筆談金陵某一塚有石誌乃宗

慈母鄭夫人宋慈有妹名鍾道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有人謂椎曰終葵圭首六寸为椎以下毅疏文大圭長三尺於上終葵首謂为椎于杼上明無所屈也禮記玉藻天子搢珽注亦同云是用修之說較仁宝更詳則鍾馗由竟陵葵

字辟邪之訛固屬有因而大圭之終葵何以轉为人名之終葵則未見的矣顧寧人乃引馬融廣成頃揮於葵掲玉斧謂古人以椎逐鬼如大讎之挑戈揚盾此說近之蓋終葵本以逐鬼後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为人名流傳既久則又忘其為辟邪之物而意其為逐鬼之人乃附会为真有是食鬼之姓鍾名馗者耳胡志麟筆叢朱國楨渭幢小品亦引竟陵葵字辟邪以为鍾葵本辟邪之物然俱不加寧人引馬融頃之融貫也至用修謂唐人戲作鍾馗傳則不詳其載在何晉今按天中記上玉笛上叱喝之奏曰臣乃虛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

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  
小鬼割其目臂而啖之上問尔何人曰臣於南進士鐘  
馗也武德中應舉不第触牆而死得賜祿袍以蓋感恩  
發誓為帝除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而疾遂瘳乃詔  
吳道子召之道子沉思若有所覩成圖以進上視之曰  
是卿與朕同夢也唐逸史不可見天中記所載則其故  
事矣亦見沈括筆譖然此事不無可知其妄也後魏北  
齊及周隋間多有名鐘葵者魏獻文帝時則有抱罕鎮  
將楊鐘葵又張袞之孫白沵本名鐘葵獻文改名白沵  
于勁亦字鐘葵孝文時有頓邱王李鐘葵北齊武成時  
有宦者宮鐘葵後主壽時有慕容鐘葵奔于周隋煬時

漢王諒友有大將喬鐘葵又隋宗室处綱之父名鐘葵  
又莫俱羅与蜀將段鐘葵討平越雋蠻唐時王武俊有  
將張鐘葵寇趙州為康日知所殺古人名字往往有取  
佛仙神鬼之類以为名者張鐘葵無論若楊鐘葵等係  
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鐘馗係唐武德中進士則  
楊鐘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後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  
之也哉則天中記之說真附会也然唐時則鐘進士食  
鬼之說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歲暮以鐘馗与壓日同  
賜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見記拾遺稿劉禹錫有代杜相公謝賜鐘馗歷日  
表云國寧威神驅除羣厉頌行元應敬授人時又代李  
中巫謝表云绘其神像表去厉之方頌以壓日敬授時

之始至宋時犹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置鍾馗因鏹板以賜二府然則訛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蘓易簡文房四譜云虢州歲貢鍾馗二十枚用脩亦以為即考工記大圭於葵之爻謂硯形銳其首如圭耳柵狀則硯之銳者亦名鍾馗并不名於葵。胡志麟求之以為附会矣。然鍾馗列于文房四譜則其為硯之形製而冰造為神像可知至高江邵叔考工記注於葵謂蔓生之物兼圓而厚圭首之圓厚如之故以为若此未免臆說顏之推曰北有有一士旒眉不退二三百步嘗出境聘東菴王韓閭玉璇杼上首終葵首当作何形若曰璇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為忍笑江村之云毋乃类是要之但柵考

工記注槌曰於葵再以馬融所頌於葵逐鬼之物征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辭也

五聖祠

鉏玉樵謂明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  
辟乞恩帝曰汝固多人每从誓考但五人为伍处々血  
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廟祀之俗謂之五聖廟  
後遂樹頭花間鷄峙豕圈小有灾殃輒曰五聖為祟本  
朝有湯公斌巡梅江南奏毀之其禍遂弛述異記亦載  
康熙八年秀水縣民郭季平為五聖所祟丙寅江蘇巡  
撫湯公奏除五聖淫祀殃禍遂絕之然寔未尽絕也  
余少時見隣人王祥竟及偷糞干之女皆犯此祟謂之

神和病胃則有女鬼与合女則有男鬼与合來則必有  
泄精遺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丘小廟所在有之如汀  
州七姑子建昌本下三郎之墓蓋凶明之際疫幻每穷  
固求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謂起于明祖則未必然按  
夷堅志林列舉將赴解痔于錢塘門外九里西立聖行  
祠遂登斜為惠與尉到任奠立顯廟知為立聖之祖祠  
也則立聖之祠宋已有之七作美稿又謂立通神即立  
聖也然則立聖立顯立通名虽異而寔則同夷堅志所  
載韓子師病崇清客以符水治之見立通神銷金黃袍  
騎馬而去又醫者盧生托肩趙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  
見所寢在立聖廟側草露之上武林閨見所載宋嘉泰

中大理事決一囚數日後見形于獄吏求為泰和樓立  
通神如此之矣不一而足而陳友諒僭号亦在采石立  
通廟則立聖者宋元已有之而訖起于明祖矣

常州忠貞祠

常州有忠貞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諸臣是時元兵至常  
郡守趙与鑒先遁郡人錢善以城降劉師勇復之朝後  
以姚善知常州事王安節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數  
月伯顏駆城外居民運土填塹土至併人築之城破官  
民盡殺每遺善得免者僅七人事見續資治通鑑常州屠戮之慘  
自開闢以來未有也伯顏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備乃不煩兵

陔餘叢考卷三十九抄

雁書實事

蘇武射雁一事乃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局知武等在其汎中所以使单于不敢隱匿亦真有雁自实事也。元世祖初遣却經為国信使使於宋通好賈似道方以鄂圍之解為已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之真州云々經在真州得一雁題詩於帛以繫其足放去其詩云霜落凡高處可如歸朝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宵海孤臣有帛局果為汴民射得於金明池遂以進世祖然則蘇武雁足乃托辭而經雁局則实事尤絕奇也袁桷題却伯常雁足詩末云一寸蠟

九鴈雁寄明年

春尽竟生還

千里駒

千里駒之稱見於漢魏六朝者不一而足云。按魯連子有有余士田巴一日服平人有徐劫之弟子魯仲連年十二号千里駒詔數言折巴。謂徐劫曰先生乃毛兔也豈直千里駒而已則千里駒三字莫起於戰國謂年少而有逸才者後遂以為獎追後輩之佳稱耳。射石沒羽者四人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知其為石也史記李廣為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嘗。

為虎也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再射終不入矣北史李遠出獵有石在叢薄中疑為伏虎射之鏃八寸餘視之乃石

虎渡河二人

後漢書宋均為九江太守多暴虎設檻捕之犹多傷害均至任虎渡江去劉昆為宏農守先是崤函駿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去劉昆事亦見王充論衡。蘇轍題跋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廢蓼莪二人

晉書王裒父修為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詠詩至哀。父生我劬勞未嘗不及寢流淚

澠門人为廢蓼莪篇南史顧歡早孤流詩至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受學者为廢蓼莪篇

万石君

元史王磐世業農歲得麥万石人号万石王家則亦閑仕官矣

卷四十抄

五官並用

北齊書唐邕手作文唇口且處分耳又取受世三官並用也南史宋列穆之目覽詞義手答牋牋耳行腔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此四官並用也隋晉列牋

能左盈圓右盈方口誦目數再聆五事同舉此五官並用也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崔漪守杭州初蒞任不能盡識吏卒乃令各以紙署姓名傳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指呼每誤則即用一官而已有不可及者

以官編集

南史王筠文章以一官編一集自洗馬中尉中庶吏部左佐臚海大府各十卷尚有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宋史王充惠掌御厨則為司膳錄掌皇城則為皇城紀事从郊祀則為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為版築記从天駕則為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記蓋彷彿故事也

自肩奏牘

六朝人奏牘多自肩今淳化帖有鍾繇表蓋三國時已  
然也晉荀王右軍自肩表穆帝使張翼字顯後著右軍  
當時不別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宋肩衡陽王峩季  
為文帝所愛季素極於肩上恥使人肩啓事惟自署名  
而已以親王愛子始恥令人代肩則臣下奏牘自肩可  
知也廢帝子業為太子時啓參起居肩述不謹孝武責  
之曰肩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可見太子亦自肩也有肩  
謝朏守吳與表疏或有遲緩其弟蕡在京輒代为之明  
帝見非其手迹詰問乃知蕡荀南史王僧虔自肩讓尚  
召表辭製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王韶之傳韶

之父傳之凡表奏輒手自肩厚蕭思話傳蕭引工肩陳  
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似鳥之鶻  
按自肩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後漢肩樊宏所上肩輒  
手自肩字毀削草本揚賜疏末云臣謹手自肩密上  
皇甫嵩前後上奏五百餘事皆手自肩毀草不宣於  
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肩具討願寢臣表每令宣泄  
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肩法相高也六朝則肩法  
盛行每人不从事於此遂每有不自肩章奏者

文人相輕

班固論楊雄曰凡人貴遠贱近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貞  
不足動人故輕其肩王充論衡未云蚤工好蚤古人不

昔因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貴鵠賤鶴鵠遠而鶴  
近也揚子雲作法言張伯松不肯視以同時也使子雲  
在伯松前伯松必以为金匱矣劉恕文心雕龍云韓非  
儲說始出相加子虛戲初成奉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  
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非同時則戲哉此皆以同時見  
輕固世情之所不免然犹非彼此相忌而相軋也劉恕  
又云班固傳毅之在伯仲而固嗤毅謂下筆不能自休  
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故魏文称文人相輕亦虛誣  
也則此習自古已然北史魏收傳收与邢邵俱以才名  
互相訾毀邵云江南任昉文体承疎魏收非直模擬亦  
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  
竊人著述

任收从叔季景亦有才名李廣謂收曰霸朝遂有二魏  
收曰以从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耶輸陳植伯之子  
愚癡有名者也收以季景方之邢邵傳袁翻以文章位  
望稱先達嘗有貴人初授官大宴客翻与邵俱在座翻  
意主人必托已為讓表主人竟余邵作之翻甚不悅每  
謂人云邢家小兒常作客章表自買黃紙写而送之此  
皆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隋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  
多不解乃發憤詆辱後為文以示松松示多不解此則  
非相輕而以相勵固不得以好勝後之矣

顧寧人謂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於古人如

張霸百二尚肩之美今人則好竊人待文以為已作此誠凡而之愈變愈下也渠溪漫志云世所傳地里指掌固極精博自是以傳乃托之東坡則宋人著肩尚有他作者然昔人亦有竊人著作者蔡邕疏云今待詔之士或竊成文虛冒姓氏是漢末已有此凡世說向秀注莊子未竟而卒郭象遂竊為已注云

按史記多采尚肩孟子左傳國語史記楚漢春秋等肩或全用其文或摘錄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記而刪節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班肩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記項羽贊此則肩名專行不嫌引用並非掩其美為已

有也

### 鬪將

美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其將出鬪謂之挑戰王阮亭池北偶談謂古未真有鬪將之事非尽裨官之妄說而引劇談錄白敏中討吐蕃有斃衣角帥出陣召漢軍鬪有潞州小將馳馬出射中其頂抽劍踣之於鞍又李暎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及五代史周憲威生擒陳夜义事為證然不特此也春秋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鄆獲莒犁傳云公子友謂莒犁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是春秋時已有此事至漢召漢王與項羽軍廣武之間羽欲手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又羽使壯士出挑戰漢將摶煩

輒射殺之云々

古末用兵多者敗

古末用兵往矣。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号令不肅，氣勢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為將者有恃卒之意，而謀多疎，為兵者亦有恃卒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後，雖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六十萬人，韓信破趙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擒阿史那奉戰以三十萬騎，郭子伐收復西京以三十萬卒，明太祖中厚以二十萬卒征雲南，亦以二十萬取卒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將圍漢高於平城，突厥始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隋煬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敗周德威於新城，蒙古濶端以五十萬卒破曹友馣於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号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十萬卒，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少也。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兵四十萬為秦所坑，章邯攻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以五諸侯兵，力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為項羽三萬人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且以二十萬救齊，韓信擊斬之吳王濞，兵二十余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時，王尋王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為光武所破，銅馬諸賊合數百萬，亦為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绍兵十万余，曹操兵

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万周瑜以三万人破之列聰以十余万陳於洛西石勒以四万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戎卒六十余万騎二十七万其先至者已三十万乃為謝元等八万人所敗呂光攻龜茲々々王帛純引猶胡諸國兵七十餘万為光所敗葛榮向京師舉号百万爾朱榮兵七千衆寡不敵葛榮聞之大喜令其衆辨長纏以為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為奇兵大破之及尔朱兆以二十万攻鄴高歡將三十千步兵不滿三万大戰破之渭曲之戰高歡將二十万衆宇文泰不滿万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破歡十余万乃於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盡斬高敖曹然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營而遁則亦以兵太衆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万八千皆授晉王節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入建康擒後主兵殘八千耳其時陳將魯廣達等陣於白土岡亘二十里乃為賀若弼等所破燬帝逼高麗凡一百十三万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十万先度遼其脫敵者僅二千七百人竇建德之叔王世充也置陳虎牢下長二十余里为秦王所擒突厥犯塞黑齒常之以二百騎破其三千騎安祿山之反也潼關之戰哥舒翰以二十万卒為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

十三萬張巡許遠以六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步騎共六十萬黃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声震河華及陝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之契丹將阿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走相軍三萬石晉杜中威以三十萬卒擊遼將高謨輸以三百騎殺其先鋒余兵皆走遼天祚使蕭勗里步騎十万討女真阿骨打兵三千七百至者僅三之一力戰破之遼又使耶律訛里朶等騎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婁岡遼又使蕭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真并遼主自將亦俱為阿骨打敗於護步答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宋將黃廸等以兵三十萬拒於文水

縣金突厥速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余人時康民率兵十七萬撻不野敗之又以騎二千敗淮南兵十万余人及和尚原之戰元术以十万卒為吳玠所敗仙人閣之戰撒离喝亦以十万卒為吳玠所敗劉麟劉猊三十萬卒揚沂中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元术韓常兵十余萬為劉鐸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余萬虞允文敗之完顏九斤胡沙虎以四十萬卒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卑二十萬亦為蒙古所敗而蒙古以五十萬卒敗於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万圍廬州為宋杜杲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攻皆以多數

敗歷々可考者也其以少擊衆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万後秦姚萇以千余兵破雷惡地三万余卒乃令軍士各植一木於柵孔以旌功或疑營地大小萇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此以少勝多者正以小為奇耳高昂以十余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字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精甲三千薛万徹以百騎擊敗寇建惠兵十万薛仁貴以卒二千扶餘殺万余人馬嶧从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衆十万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加騎軍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衝破之揚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騎馬蕭咄李列溝堡之捷列昌祚以二千騎敗夏人万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未以少抗衆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万騎九戰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万卒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卒於桂嶺以嵬背八百破兀术於順習又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鎮皆敗其卒十余万金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太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徵時以數十人覬孫恩遇賊卒數千便手戰所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甚卒南有周盤竈子奉叔單馬率二百余入陷陣虜万騎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歿盤竈馳馬奔入時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

見其父復躍馬八父子兩騎熒繞於數万人中虜遂大敗陳侯安都以十二騎破齊陣禽其後同乞伏無芳又刺東方光墜馬蕃摩訶與北齊戰於呂梁以七騎破齊軍棄其大旗及周滅齊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入周軍斬殺甚衆隋張須陀以五騎覘賊遇賊裴長才等二萬寇至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万余之慘忘暮擊驩州塗与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擗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同江劉整左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為唐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今整更少乃名其号曰賽

存孝尤渾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渾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揚子矯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余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从之敵遂大潰傅友德攻山西擴廓万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之丁德與从攻洪山寨以百騎破賊于成祖靖難兵數起款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觀者也按癸辛雜識賈似道命廖堂中刊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类成一卷蓋自詫其援鄆之功也其后今不傳今姑撮諸史所載於此

賾陣不標異

淮南子云將軍不敢騎白馬蓋懼其易識也蒼梧雜志  
亦云吉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恐戰有傷殘或沮士氣  
故衣赤使血色不見也所以左傳有均服振之詔龐  
牖間評亦云軍主不可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也宋  
南渡以前戎服犹皆用紱紹與末乃度而用皂色至今  
按左傳葵澤之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鄖陵之戰  
右首納旌於股中得免南有書殷孝祖賾戰以麾蓋自  
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是日果中流失死  
北史芒陰之戰高敖曹輕敵建麾蓋賾陣西人尽銳攻  
之遂為魏所殺賀拔勝从周文望見高歡麾蓋出精兵

擊之歡幾為所獲王思政戰河橋從者死尽思政創重  
亦悶絕於積尸中思政久經軍陣每戰惟破衣敝甲敵  
人不疑其將帥故得免夜半而甦遂斬五代史周德威  
之擒陳野叉亦微服卒伍中同野叉逼以鐵鎗擊之雜  
墮馬遂擒之龐牖間評王則叛只州常裹花帽人見而  
識之遂擒獲至死終不去花帽宋史李成見劉光世張  
益行陣不介胄知为主帥併兵圍之王德突圍擁光世  
出金史夏人攻會州郭蝦蟆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  
甲一箭殪之此古人遺法益陣上不自標異有急則易  
免唯且可出入不意以制勝也然梁魏交戰韋叡乘叔  
輿督勦將士勇氣無敵周有芒山之戰周將蔡祐著明

光鐵騎所向每前有人咸曰此鐵虎也皆避之薛仁貴  
从仁高麗未知名欲白顯乃着白衣持戟腰弓所向披  
靡太宗望見乃召之李晟圍朱泚於長安每戰必錦裘  
繡帽以自表韓世忠之圍淮揚也亦錦衣騎馬立陣前  
以致敵此又威名勇略足以悽敵不可以一律論者

### 解散降兵

爾朱榮既破擒葛榮其衆皆降爾朱令各从所乘親屬  
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衆一朝散尽待出百里外  
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人服其处分機速唐昏秦王  
世民破擒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使還鄉里蓋  
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弭帖而去卒既無主自

不能復嘯聚為亂而我亦免安撫供饋之煩也

### 兵富難戰

後漢荀度尚傳尚破賊卜陽潘鴻等犹未殄滅而士卒  
驕富莫有鬪志尚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  
營珍積皆尽獵者斂皆泣因勞之曰賊財宝山積足富  
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卒之

### 火馬火猿

左傳吳闔盧敗楚師至於郢楚王使鍼尹挑燧象以奪  
吳師注大擊象尾也史記田單守即墨收城中牛束兵  
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纵之燕軍牛尾熱  
憚而奔燕壯士从之遂破燕軍此大牛燧象二事人所

共知也

宋王惠討邵青之役用火牛惠曰此古法也。後漢荀陽璇為零

陵守賊攻郡縣璇乃割馬車數十以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將馬居車前須臾鼓灰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尽突賊遂破之則又有用火馬者宋史趙邁侍遙攻晏州賊拋輪縛大圓陀不可上邁令土丁从山後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灌以膏蠟縛於猿背及賊柵燃火炬猿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大輒發蓬破賊柵則并有火猱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陷敵脫險

李廣為匈奴所擄置兩馬間絓而盛之廣偽死貌其旁有一兒騎善馬忽騰而上因抱兒奔數十里取鞬弓射

殺追者乃得脫其後有絕相类者南史宋魏文帝參軍王羅漢為魏所擄銹其頸使三郎將守之羅漢夜歛三郎將首抱鎖亡歸北史後周李弼從周文章子有神武戰河橋為有所獲陽墮絕於地睨其旁有馬乃躍而上得免隋肩摩鐵杖為賊所擄賊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度亭衛者憇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悉割其鼻騎夾持其髻將渡洛忽騰而上二人及墮復棄其馬馳歸明史顧成从攻鎮江與勇士十人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斬縛仆持刀者脫縛導卒入城克之靖難兵起薛祿戰敗為平安所執奮脫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度戰

事急為僕隸免禍

左傳楚公子遇因淮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  
僕操筆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  
疑竟出公羊傳云鞌之戰逢丑父面白與頃公相似代  
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消者頃  
公用是佚而不反左傳亦同漢肩王林卿通經俠为不  
法何並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襪綸自代  
乘車而身自寢服並斬奴頭而還三國志曹操圍呂布  
於濮陽城中大姓田氏為反間操得入城及戰敗布騎  
追操問曰操何在操始之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殺操  
而操得出遁鑑晉元帝脣初在鄴逃歸會成都生穎先  
敕諸閨每得出貴人脣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  
自後來以鞭拂脣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  
乃恥過南史王慧竟家為劉裕所誅慧竟年十四為沙  
門僧彬所匿送之過江為津人所疑彬曰此隨吾受業  
者乃免王華父歟从王恭起兵敗逃走華墮沙門訛  
墨冰迫使華提衣幞从後津還咸疑焉華行遲墨冰罵  
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撞華數十卒乃不疑遂免  
袁昂父覲既敗昂藏於沙門、  
將以出閑吏疑非常  
人沙門杖而詰之遂免北史西魏宇文泰與東魏侯景  
戰馬驚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穀以策扶泰  
罵之曰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遂

得逸唐朱泚之亂禁城門毋得出朝士々々往々易服  
為僕潛出事固有相类者

口打賊

五代史後唐諸將各自論功李嗣源獨每或問之嗣源  
曰諸君好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按此語亦有  
所本晉脣西陽夷及太守楊珉會僚屬拒賊朱儏独  
每言珉間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儏惟以力耳唐脣號  
王巨傳安祿山及張垍虜巨有謀略召至京師楊國忠  
忌之謂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尔乎巨曰誰為相  
公手打賊者歐陽史蓋本此也

纵敵

丁公為項王將軍漢高祖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  
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還慕容紹宗既破候景亟追  
之景使人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纵之又高  
歡使彭承祖宇文泰；竊謂承祖曰癡男子今日每我明  
日豈有汝耶遂還唐李宝臣討田承嗣屢立戰功朝廷  
遣中使勞之寶臣贈以百鎰中使怒擲於道王武俊說  
寶臣曰令公新立功豐子尙爾若辱乎後以一詔召取  
之志宋威擊王仙芝等陰與曾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  
承訓即得罪若屬雖成功其能免乎不如留賊劉巨客  
破黃巢於荆門或勸之窮追巨客曰國家好負人有事

則梅存將士事寧則棄之不加留賊以為富貴之資又左良玉追張獻忠急獻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宝啞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閩部猜且專每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似之事極相类

賊称

晉書南燕載記泰山民王始襄衆僭号為官兵所獲戮刑或問其父兄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独毎聊賴其妻咎其正坐此口詣始謂妻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五代史列守光僭帝号為唐莊宗所擒特刑守光乞哀不止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一呼其妻曰

皇后一呼其夫曰皇帝二可作对也

卷四十一抄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殘忍好殺為名將所學与所用有如泚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傳斯步時从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独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為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于世乃及而為急功近名之術以佑秦

定天下及功既成自知非为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譏已故尽毀諸荀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已独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每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公子痛其国为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官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為張良報韓之舉也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珫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敝困中云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纵周奧來俊臣等荼毒害善固古今

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寃薛懷羨時蘓良嗣遇懷羨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未啟則疏謂陛下內寃有薛。羨張易之昌宗固心足矣近閔尚食柳懷謨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自云陽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每禮每羨溢於朝駟見唐書張易之傳葉石林以史為織宋璟劾張昌宗引妖人占已有天子武后欲赦之桓彥範疏諫謂陛下以舊復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之獄跡宜乎老羞更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羨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則勞之謂非卿不閱此賜誅段百巴而彥範璟亦不閱序責也懷羨等憾此數人次骨肉茅間所以媒孽之者宜每所不至后独始終不為所動

陸贊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称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为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召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实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睿仁傑傳易之間自安計仁傑劝迎廬陵王吉頃傳易之以兄弟寵盛謀自全計於頃曰公家以寇幸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势必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府外相王幽聞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骨為贊之貨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頃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頃

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消大事固有非西人所能为而反藉嬖倖以集事者

少林寺僧兵

僧兵起於少林寺日知錄已詳之并列舉古來僧兵十數事然尚有未尽者今補之後周有主婦既被擒仕城王滔犹固守沙門未應募者亦數千人唐睿李室之少为浮屠後去为盜北夢頃言高駢在蜀忽召開元寺僧千人遍告之曰此寺十年後当有克丁作乱是以厭之其後土人果髡髮执兵号大髡小髡極寺为逆曾達臣独醒志廬山圖通寺南唐時賜田千頃養之極厚曹彬等渡江寺僧來抗金陵陷乃遁去金主亮死山東豪

傑皆起兵有僧戈端亦裹卒千餘欲遁辛棄疾知其將  
奪金追殺之金宣宗紀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陷  
惟桑逋寺僧者逋昭通斯沒及答那寺僧奔鞠寺拒而  
不从詔賞諸僧鈴轄丘將等官明成化中列于丘之亂  
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勦之通竝入賊營獨与于丘  
鬪于丘乃降崇禎中史記言知陳州以流賊充于丘乃募  
士聘少室僧訓練之此又皆僧兵故事足以補日知錄  
之缺

卷四十二抄

女人男字

南有宮中有婦人韓蘭英有文詞自宋孝武時入宮至

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眉學以其年老多藏宮中呼  
為韓公則女人而有男子之稱矣

女字繫姓

班昭為曹世叔妻而字惠班荀采為陰瑜妻而字女荀

古女人有以母家之姓繫於字者

男子称佳人

男子有称美人者詩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少陵詩美  
人何為隔秋水東坡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之委是  
也男子亦有称佳人者楚詞惟佳人之永都兮注佳人  
指懷王後漢高貴令陸闇姿容如玉光武嘆曰南方多  
佳人魏曹魏交从蹕謁高平陵司馬懿聞城拒之桓範

夾挾天子詣許昌發兵夾不从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死犧犢耳又符秦時竇綸妻蘇蕙作璇璣回流者  
不能盡通蘓氏嘆曰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是皆男子称  
佳人也

面首

宋廢帝時山陰公主謂帝曰妾與陛下皆托体先帝陛下後宮千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何至於此帝乃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有文帝王皇后當鬱林王時尊為皇太后稱宣惠宮鬱林為置男左右三十人皆前代所未有也

男娼尼姑和尚教坊

比頑童之訓見於尚肩可見三代已有此凡後有弦子瑕鄂君竜陽君以及漢之籍孺閼孺通韓嫣董賢之徒至於傅脂粉以爲媚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傳脂粉冲帝時有飞章告李固胡粉飾貞操頭弄姿魏曹子建亦好傳粉施朱俱承辟陽之寵後唐莊宗嘗自傳粉與伶人戲此皆傳粉故爭史臣之贊曰柔曼之傾國非獨女德益亦有男色焉癸辛雜識謂東都盛時有以此因衣食者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賞錢五十貫南渡後吳俗尤盛皆傳脂粉盛粧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其为首者号師巫行頭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凡俗莫此爲甚云按此凡相習歷代皆所不免然如宋時之傳脂粉并有師巫行頭之類則罕矣癸辛雜識又記曉平明

因寺尼刹也。往來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中苦之。於是專作一寮貯尼之。有違濫者以供不時之需。名曰尼站。曾三異同詣錄。唐元和中有僧文淑者。聚衆論說內典。托言鄙亵之事。同輩爭為歌曲。呼所居為和尚教坊。此皆事之不逎者也。

### 妻肉僧

呂藍衍言。贛謂陝西邊郡山中僧人皆有家。小以為異。不知其地近蒙古。凡俗凡喇嘛多娶妻食肉。母足性也。  
元人馬祖常河西歌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蓋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晏作大塔正是甘涼一帶旧俗也唐眉李惠裕傳蜀先主祠旁有株村民皆剔髮若浮屠者而畜妻子者如鄭熊番禺雜志廣州僧有室家者謂之大宅僧。呼僧

之妻曰梵嫂。房千里拔荒雜錄謂南人不信。觀氏間有一二僧皆擁婦食肉。土人以女配之。呼曰師郎。或有疾請僧設食。宰殺羊豕以噉之。目為除首。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曾三異同詣錄。僧鑒虛作煮肉法行於世。是僧之妻肉由來久矣。又古今原始宋太祖時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是古來道士亦皆有妻室矣。今世俗亦尚有一種大居道士有妻子与民人每異。

### 館師為帝王

古來有以孝廉而為帝王者。孫策死。孫權方哭於喪次。張昭曰。此豈孝廉哭時耶。晉武帝初。以貴公子。尚品卿。

里莫敢為冀州內十二郡中正乃共舉鄭默與帝並登孝廉是吳大帝晉武帝皆曾舉孝廉也隋局許善心謂梁武帝出自諸生又徐鉉所撰劉韶墓志有云元宗方在膠庠吳帝使君召拜為郎中元宗乃南唐主李昇也是梁武李昇亦俱由秀才起也有以狀元為帝王者夏主遵頊也又有以館師而封王者北有後主歸有侍局張景仁封建安王而馬敬憲先為後主師已卒趙郡王彥深曰何容侍召封王而侍講翻每封爵乃亦追封敬惠為廣漢郡王宋趙普少時亦為館師人稱為趙學究後封韓王有以館師而為帝者南史陳霸先少時嘗游竟陵館於許氏後遂為帝立代史朱溫之父誠以立經教授鄉里号朱立經卒溫既為帝乃追尊為烈祖

奴封侯

竇建忠兵至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擣其首降建忠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唐太宗嘗曰近有奴告主反者謀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破何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唐眉魏摹傳大理卿馬曜有辱甲為奴王慶所告後者謂奴告謀反德宗留其奴於内下其事御史雜治張鑑力引太宗事固爭乃杖殺奴而貶糾建中元年詔旨奴婢告主非謀叛者以自首論達聖宗詔家主非罪及大逆不得告

元史速不台傳征欽察時有奴來告其主者速不台怒為民太祖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戮之明史何真攻賊王成蕩擣成者予鉗十寸成奴縛成出真予之鈔命具湯鑊烹奴令於卒曰奴叛主者視此是皆巖於主僕之分所以杜悖逆之前也哥舒翰戰敗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其將火拔讌仁執之以降安祿山祿山曰汝叛主不忠不義乃執而斬之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諱金海陵燭王亮曰仲宣之姪以諱諱誅故其家奴敢妄告趣令殺告者無劇賊暴主亦復知此何先哉之討彭毫一蒼頭子密殺毫以降竟封子密為不羈侯又劉永將慶告斬永降亦封慶告為列侯耶侯景圍臺城

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黠奴乃以其脩踰城投賊景以為僕同使至闕下誘城內衆馬披錦袍詣曰朱异立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僕同於是奴僮尽出光武之侯子密母乃近是按後漢書光武紀十一年詔殺奴婢者不得減罪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是光武之政多假借奴婢豈當時深有見於奴婢之受虐而为此令耶

九儒十丐

謝墨山集有送方伯載序曰今世俗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贱之也

鄭所南集又謂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  
獵八民九儒十丐而每七匠八娼之說蓋元初定天下  
其輕重大概如此是以民間各就所見而次之原狀制為  
令甲也

盜賊敬名惠

東漢時盜賊亦知敬信名惠周黨居廣武托疾杜門賊  
暴纵横惟至廣武逼城不入每詩至孝赤眉賊經其里  
弛兵而退曰驚大孝必触鹿神乃遺米肉而去樊宏恩  
惠著於鄉里赤眉至皆曰樊君素善何必攻之孔嵩宿  
駅亭盜竊其馬既而知為嵩也乃相責曰孔仲山善士  
豈宜侵盜乎遂還之姜肱兄弟遇盜刲去衣資後盜知  
肱叩頭還所刲衣物孫期至孝鄉里化其仁讓黃巾賊  
起逼期里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李恂罷官家居西羌及  
恂被執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徐孝隱居不仕漢末賊寇  
纵横皆敬幸薄相約不犯其閭袁闔隱居黃巾賊獨  
不入闔閭人就闔避難者皆獲免鄭康成自徐州還  
高密遇黃巾數萬人見康成皆拜相約不犯其縣境事入  
皆見後漢書各本傳蓋其時凡乞如此多盜賊亦知敬  
賢也張角之亂向棚請不必與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  
曉孝隱以化之諾雖可笑然當日人心習俗略可概見  
使在後世亟極迂腐之士亦必不出此言矣

卷四十三

成語

洪容裔謂世俗称引成語往往習用为常反不知其所  
自出如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杜牧詩也  
因遇竹院逢僧詰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今朝有  
酒今朝醉明日愁未明日愁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  
苦為誰甜羅隱詩也依稀似曲兒堪貶又被凡吹別調  
中高駢詩也容裔不過偶舉此數詰耳今更得二百條  
於此按詩話總龜謂今朝有酒二句係崔常侍詩其上二句立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漫悠  
採得百花二句又見拊掌錄謂佛印燒豬肉  
坡而口占此詩無即用羅隱句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然

見家語孔子論叔中之詰亦見大戴禮及漢書賈誼傳米元章海岳名言

疾凡知勁草世亂有誠臣

見隋煬帝賜楊素詔謂古語也

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

曹子建詩

此处不留人自有苗人處

陳後主詩

日月光天憲山河壯帝居

陳後主入隋侍文帝在仁壽宮所上詩見北史

得他心肯日是我運通時

見翰苑名詩本唐太宗詩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後唐莊宗每見王慶則心憤然

李嗣源為之言莊宗乃引太宗語以答之

日出事還生

全唐詩涪武元衡被刺之前一日作詩云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遂成詩識

但存方寸地

田與子孫耕  
中為郎官云郎瑛七言类稿又以为宋賀州翁詩

羅雀林玉露但以以為俗語直方詩話謂

世亂奴欺主

年裏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杜詩堅瓠集亦載之俗謂云勢敗奴欺主

詔云勢敗奴欺主

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

馮道詩

海淵从奧躍天空

司空  
詩

任鳥飛

見古今詩話本大歷詩僧元覽詩謂大海从奥躍長空任鸟飞

也

恩事歟災星

司空  
詩

堆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曹鄴咏  
詩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馮道  
詩

一朝權在乎便是令行時

朱湾咏柳  
毫詩一  
說崔戎酒筭詩

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

林寬  
詩

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掛名時

見  
荀子篇  
亦宋人語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碎

白乐天  
简之吟

舉世盡从愁裏過何人肯向死前休

杜荀鹤詩  
韓昌黎詩亦有  
何人肯向死前休之句

最恨年年握針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秦嘉王  
箕女吟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見雲溪友議  
親  
吳徵考常丹詩

自出洞來每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見西溪叢語  
裴信縣模道人詩

一葉浮萍散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丁冠  
詩

犹恐相逢是夢中

晏叔  
原詩

腹有詩眉乞自華

蘇東坡詩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見輶耕錄  
劉昌言上呂蒙

張虞登第題此二句於與同寺壁有人繞其後云君看姚  
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蓋張布用昌言詔題壁也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蓬春

見俞文豹壘玉集  
述檢蘇麟上范文正詩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見宋人堂  
雪雅說

真个有天沒日頭

宋神  
童詩

兒孫自有兒孫福

見癸辛雜識  
李紀夢詩

閑門不管總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

南宋陳隱自述其先人  
名藏一之詩真西山列漫

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

張叔仁送謝  
疊山入燕詩

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皎

見冷奇夜拾華  
亭船子和尚詩

是水只为多荆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各人自掃門

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以上二條俱見事林廣記

大家恐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見事堅志都統明椿自立祠於閔王廟側時人嘲之詩

鴛鴦繡了从教看莫把金針度与人

詩絕句元遺山論

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

見周遵道豹隱紀談及宋眉詩詰謂俚諾自然成對也

狀元必在荷包裏爭奈京城剪鎔多

見堯山堂外紀徽人謂唐皋下第詩

你是何人我是誰

見躬耕錄道士洪丹谷與一妓狎談辛棄詞丹谷集曰曲送之中有此語

巧妻常伴拙夫眠

謝在杭詩

禍福每門惟人所召

閩子馬幼公鉏之言

噴有煩言

衛敬子謂衛吳公之言

所得不償所失

楚子重伐吳既敗而吳未伐

笠皆左傳君子謂所獲不加所失也

金玉滿堂知足不辱

輕諾者必寡信

天網恢恢

一疎而不失深根固柢

和光同塵

大器晚成

以上皆老子

思之々々鬼神通之

見管子思之々々又重思之

从善如登从惡如崩

衛彪侯之言

捉禍莫若輕

范文子之上皆國語

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

見管子大匡篇知予句又見國語晉祁奚之言知臣句又見左傳楚子玉閔申侯死之言

鶴蚌相持渙翁得利

蘇代對燕王之言

如童來止諱莫如自儻

見管子大匡篇

知予句又見國語晉祁奚之言

為雞口每為牛後

蘇秦說韓惠王語

自相矛盾

有鬻矛與盾者曰

之聖物莫能陷也人知之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何如其人每以忘以上

皆國策矛盾句又見韓非子救寒句又見魏志王昶戒子弟語

守株待兔

宋人田中有株兔触而死宋人觀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兔

遠水不救近火

失火而取水於海錯不滅近水不救近大也又後魏杜朔

周諱字文泰來主賀板岳軍事亦有次諱

多而火不滅近水不救近大也又後魏杜朔

耳而目之

王子登薦人於襄王之曰我用

登已耳而目之登取人又耳而目之也又見呂覽作趙襄子與仕登語

以不解之

見呂覽審同篇

姑妄言之姑妄取之

見莊子直遙遊篇

为害無近名

養生主

知其

一不知其二

天地篇

又史記漢高祖與高起王陵論所

名者实

以得天下之故謂起等知其一不知其二

各者實

之賓

許由若帝堯辟又南史沈麟士引之客沈約眉中謁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刻意篇

君子之文淡加水小人之文甘若醴

見禮記山水篇

數米而

炊

庚桑楚篇

富則多事

天地篇人祝以多富之詔

見笑大方

秋水篇

搔虎頭

弄虎鬚

盜跖篇孔子見跖退而嘆之謂戎不免於虎口

每况愈下

北海南宮子愈况言設喻益卑也

良莠苦口利於病

見莊子以上莊子

忠信逆耳利於行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見笑大方

秋水篇

皆孔子家語良莠句又見史記張良

功沛公从樊噲勿苗秦宮殿之言

亡賴

史記漢高祖紀始大人以臣為每賴

人微言輕

史記穰苴列傳齊景公自謂人微言輕又後漢書揚喬薦孟嘗疏中詔

將門有將

田文對其父詔又宋武帝王鎮惡亦云謀武見王訓人才謂朱異詔

利令智昏

平原君納馮亭之降而致秦兵有

必有相固不虛也

官久自富

貨殖傳康史賈久更富

因禍為福轉敗為功

管晏列傳又宋管晏列傳何承天戲庾

登之

語趙王之迎之信陵自言罪過

人微言輕

史記穰苴列傳又宋武帝不能詔但於馬上低頭自称罪過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范增霸越後將去之言

罪吊

信陵君吊符救

一敗塗地

父老欲以沛公為沛

倍若每人

荊軻與高漸離飲市中

荊軻與高漸離飲市中

荊軻與高漸離飲市中

家貧思良妻

召平引道家言又宋荀子

國亂思良將

魏文侯李克之語

當斬不斷及受其亂

王僧辨宋文帝語

數見不鮮

陸賈品他客不至再見不鮮也

三忍數見不鮮也

陳餘對陳涉

之言

當斬不斷

及受其亂

數見不鮮

陸賈品他客不至再見不鮮也

又王制用墨不中度漢書外戚傳叔

宮人不中用者各自退避

以上皆史記

吹毛求疵

以上皆韓非子

福每雙至禍不單行

見說苑權謀篇

愛及屋烏

見韓詩外傳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鳥惡其人

湯澆雪

見孔子家語王言篇若湯之沃雪又凌漢濶忠

宗

求

王

瑩

之父

以

脣

屬

瑩

一吏

曰

丈

人

一旨

如湯澆雪耳

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

下身也今俗語以为人之每忌憚者

思逸亦

有此語

見漢書諸侯王表漢繼秦弊

大封同姓可謂矯枉過正

故東諫吳王君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積小成多董仲舒對策裏少

成多積小致鉅

趙何容易

東方朔非有

先生論中詔

膽欲大而心欲小

見淮南子子產孫

如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

膽欲大而心欲小

見淮南子兵略篇謂勇將奮不顧

膽欲大而心







**精神滿腹** 本溫太真薦錢鳳詔金史李獻甫心

燃了一把汗元

憲宗召趙璧問為治之要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望

輟耕錄元至正中遣官赴諸道問民疾苦使者多納賄

百姓歌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未時添一重

考許有士科日出身会有詔罷科舉竟署有

列女偽衣氏徇

其夫之言也

孺謂此流眉楂

子也見明史

各步拔

釘錢

遂叛降

列豫

**一林錦被蓋過**

**一語撞倒牆**

**拔去眼中釘**

**金枝去眼中釘**

**亦是走兒**

**宋史胡程蒼梧集**

**錢丘老謂方子通云立朝**

**謂惠曰向未事太尉不周今日乞一林錦被蓋過**

**惠不答瓊**

**謂瓊副為都統劄**

**瓊惧**

**謂惠不答瓊**

**史**

**黑漆皮燈籠**

**通**

**也密**

之制前堂後室其由室而之內寢有側階即所謂北堂也見尚子顧命注疏及爾雅釋宮凡遇祭祀主婦位於此主婦則一家之主母也北堂者母之所在也後人因以北堂為母而北堂既可樹萱遂稱曰萱堂耳世以登科為折桂本於郤說对策有桂林一枝之語而或以月中桂為折桂遂因桂而移於月中之桂又因月中有蟾謂之蟾窟遂又移而為桂窟唐詩相記皆沿襲之陋也又如鶯字又移而為鶯窟唐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近於喬木並無所謂鶯字也自唐蘓味道有近鶯遠耽閑揭禎詩軒樹已近鶯禮部試士遂有近鶯求友鶯出谷之作

茅柴酒

酒之劣者俗謂之茅柴酒此語蓋亦起於宋時東坡詩幾思壓茅柴禁綱日夜急學商估卑引李白金樽美酒斗十千杜甫詩遠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之句以為酒價何太相懸如此想是老杜不抵飲而醉村店中壓茅柴耳又蘓叔黨詩茅柴一杯酒相對奈愁何劉後村詩茅柴且酌兄是茅柴酒宋人已用之於詩文矣然曰壓茅柴蓋酒之新釀用茅柴壓而釀之耳

屠家称姜太公

俗戲屠卒者謂之姜太公此亦有所本國策姚賈謂秦王曰太公望有之逐夫朝歌之庶屬按楚詞師望在肆鼓刀揚声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

下屠牛上屠國文王乃載与俱飯淮南子亦云太公之鼓刀又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則太公又出自舟子也

世界

世界見首楞嚴經佛告阿難言世為凡流界方位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下為界過去未來現在方位有十流數有三犹淮南子所云往古來今謂之宇宙謂之宙陸續云闔天地昼夜之称闔謂闔天地昼夜之称

鑽

世謂夤緣干進者為鑽按東坡和錢安道寄惠建茶詩云不敢包裹鑽權倖王安石東政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同時擢用士大夫有十鑽之目王子韶傳劉安世効子韶在十鑽內為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如刀鑽之利也呂公著作相筋簡靜不多接士大夫惟終禪者得从容好追之達仕人幅中道袍日遊古寺冀避追之以自售時謂之禪鑽又蔣津葦航紀談嘉定士大夫有一戲論於从政云將在者皆改官獨顏子不得改夫子曰回也不改或曰鑽遂改子曰顏子鑽錯了鑽之弥堅如何改官方勾泊宅端亦云今之巧宦者皆謂之鑽是宋時已有此語然班固答賓戲云商鞅挾三術

以鑽孝公則漢時已有此語也

俗禮有所謂暖壽暖房者生日前一日親友治具過飲  
曰暖壽新近居者鄰里送酒食過飲曰暖房綴耕錄亦  
曰暖屋又曰暖室按王建宮詞太伎前日暖房來五代  
史後唐同光二年張全義及諸鎮追暖殿物別暖房之  
名由來久矣

穿孝

父母喪而成服俗謂之穿孝其親用祫送暫用袒免者  
謂之帶孝蓋以喪服即為孝也此語自六朝已有之北  
有晉童謠曰九竈母死不作孝已而妻太后崩武成帝

服斂不改北史宕昌公王叡薨送喪者千余人皆舉声  
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曳孝和士聞喪母富商丁鄧嚴  
與等亦<sup>曳孝</sup>新唐召葬捷傳世俗營葬既畢鄰伍會為  
集相与酣醉謂之出孝李方叔詩記東坡為礼部尚書  
宣仁太后上仙甫七日忽有旨光祿官供羊酒為太后  
太妃暖孝此皆不達之語

杜撰

宋碑史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世謂事不合格者曰杜  
撰此說非也湘山野錄盛文肅度撰張文節神道碑石  
參政中立問誰撰文肅率然對曰度撰滿堂皆笑按文  
肅在杜默之前則非起於默矣呂藍衍言靖謂道家經

憲俱杜光庭所撰多設虛誕故云杜撰此亦非也沈作  
誥寓簡謂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河以育諸田從  
杜陵号杜田生今之里詔謂自撰每所本者为杜田或  
曰杜園益本此豈當時誠何之易學每所跡承而云然  
耶云此乃杜撰二字所由始益本因杜田又博而为  
杜園宋時孔文仲对策有可为痛哭太息之語而人謂  
之曰杜園賈誼是也因而俗謡相沿凡文字之無所本  
者曰杜撰工作之不經正師者曰杜做後世异以采之  
不从商販來者曰杜承筭之自家園出者曰杜園筭則  
昔以杜為劣作而今漸以杜為佳矣

差

官府遣役輒曰羞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詩云既羞我馬  
毛傳云羞叔也謂叔取強壯者今云羞科亦此意造人  
曰羞蓋亦謂棟叔其人可應役者耳

叱叱先清高澄事敗  
倍詰以泄憤為出先北史作叱叱荀濟謀誅高澄事敗  
見挑揚情謂濟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先耳何閑遲  
暮然氣鬱於中而備事以泄之究當以叱叱為是

有昏蒼培王欲害蕭道成陳太妃罵曰道成有大功今  
害之誰復為汝着力者南史作誰為汝尽力

相打

俗以鬪毆曰相打諾本南史黃回傳回在宣陽門与人相打立底

江南俗語問何物曰底物何事曰底事唐以来已入詩詞中按北史徐之才傳高惠正故犯之才家諱之才問坐客曰箇人諱底則六朝以来已有是語而入之肩策則自北史始也顧師古匡謬云俗問云俗謂何物为底物底曷何訓若曰此本言何等物也其後遂省但言等物入譌而記为底耳

箇

俗語言這箇那箇按旧唐書李密傳密以左親侍在仗下煬帝詢知為李寬之子謂宇文述曰箇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入宿衛也

生活

活計曰生活見梁書武帝檢視驛川王宏庫室百余間有錢三億余万他物称是謂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比史胡叟蓬室草筵以酒自適友人曰我此生活殊勝謂焦先尉景居官貧穢有神武戒之景曰子汝計生活孰多先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謂神武大笑

扯

俗云以手牽物曰扯然經眉每此字宋史杜纮傳伴夏同使入見夏使欲有所陳乞紳連扯之乃不敢言扯字始見於此

你字惟詞曲用之詩文未嘗用也惟北史有文襄永好  
長史舉者多不見納一日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  
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又隋肩李密傳密与辛文化  
及隔水相語責其弑逆之罪化及曰共你論相殺事何  
須作眉語許善心傳宇文化及之逆執善心至朝堂化  
及令殺之害心不躊躇而出化及怒命捉來罵曰我好  
欲放你敢如此不避遂害之你字見於肩惟狀

賣弄

近代俗語賣弄二字專指誇耀之意六朝以前則謂招  
權攬勢也後漢靈帝紀注閔貢厉声責張讓等賣弄國  
郡有王曰閔其恒相賣弄朕不復空法當省之以遠

請安

左傳昭公避于有侯將享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朝  
何享焉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二字見狀

香火

北史尔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慕容紹宗諫之兆曰有香  
火童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大陸  
法和在江夏大治兵艦梁元帝使人止之法和曰求佛  
之人豈規王位俱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以

備救之再唐眉秦世王民遣騎告突厥突利可汗曰爾往與我盟緩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每烽火之情也

斬喪

人不自愛惜耗其精神於酒色者曰斬喪詰見左傳有陳璠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芥子既斬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貴享之亦不可知也又唐眉楊復恭傳斬喪天下

門房

魏孝靜詔一人為惡殃及閨門朕甚愍之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於是爾朱文暢謀殺有神武事敗姪方有冤於神武乃止坐文暢一房舊唐眉中宗即位大赦

惟徐敬業一房不在免限李錡以及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罰一房自大功可至大爭執乃止錡一身及子息餘每嘗生新唐眉宰相世系表揚氏有越公房李氏少隴西趙郡二支隴西有四房趙郡有六房

馬頭馬門

水陸總滙泊舟之地曰馬頭南史何承天傳宋元嘉三年討謝晦到廣之率兵先至馬頭北史楊侃傳梁豫州刺史裴邃欲襄壽春謬移云魏於馬頭置戍魏眉太守真君十一年帝南伐命長孫真趕馬頭此即是馬頭郡按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勞注云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船也五代史梁將

攻淮南遣劉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宋史馬默傳河決小吳水官以为宜使東流默与轉運使以为宜使北流於是作東西馬頭約水復故道此乃俗所謂馬頭之見於史者也船艙有門曰馬門曾三異同語錄云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聞而後入因其字義而折之也明人顧元慶簷曝偶談亦云船門曰馬門蓋聞字之義也引首而觀曰聞

生口本軍前生擒之人漢書韓武侍李陵為言捕得生口言太守以下皆白服王莽傳陳歆言捕虜生口知犯囚者皆單于咸子角所為後漢書袁安傳和親以來有

得囚生口者輒以飯漢魏略太祖賜楊沛生口十人皆謂捕獲生人也今北方人乃謂驢馬之类为生口此亦有所本魏志王昶傳註任嘏常与人共買生口名雇八足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疋嘏仍止取本價八疋則以牛馬为生口三国時亦已有此語矣

騾馬驥馬驕馬

俗以牝馬为騾馬非騾字也澠耕錄謂課馬之誤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年則當年而課之課者歲課駒犢也是騾馬忘作课馬也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俗呼牝馬為草馬以牝少用常放草中不飼以芻豆故云然則唐以前本呼牝馬为草馬及牧監設課後遂呼課馬後人

去

又易以馬旁而為騾馬耳牡馬之法賢者曰驕馬立代史作扇馬郭崇勗深嫉宦官謂魏王繼岌曰王登極後必尽去之即扇馬亦不可騎也北夢瑣言周帝賜馬南平王去論良馬不可遇但要坐下穩惟扇庶幾自是江南蜀馬往去學扇然則五代以前馬尚不皆扇也不鞍而騎曰騾馬明史常遇春夜裏擴廓於太原擴廓出小意不及鞍乃乘騾馬以十八騎遁去此騾馬之見於正史者也古時去則曰誕馬魏晉王瓊見廣平王自言馬瘦王以誕馬并乘具與之往不施鞍轡曰誕也

### 壅鼻

俗以鼻不清亮者为壅鼻宋人袁文引王充論衡鼻不知香臭为壅以證之然論衡云人不博覽古今犹目盲耳鼻瘻也其語在別通篇乃作瘻字非壅字也何得援为壅鼻之證耶况俗所謂壅鼻者乃謂其声多鼻音如壅蓋耳冰謂不知香臭也然則不知香臭者为瘻声多鼻音者为壅本自若別不得牽混乎

### 孽訛頭

同人作奸从而嚇詐取財俗謂之孽訛頭此俗語未有見之筆墨也顧寧人日知錄載明泰昌元年八月御史張滄上言京師奸宄叢集游手成群有謂之把棍者有謂之孽訛頭者請將巡城改為中差孽訛頭三字見此

### 迴殘

凡買物應用友仍減價賣之俗謂之回殘此二字見曰唐眉王毛仲傳毛仲管閑厩馬凡芻粟之类吏下不敢盜竊每歲回殘常致數万斛又新唐眉食貨志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倉本錢

吳趙

蓀常間俗語謂不折言而亂語者曰吳趙按明史張居正奪情時吳中行趙用賢皆以疏論被杖吳中人謂之吳趙此其始也

歲寒三友

元次山丐論云古人鄉每君子則与山水为友里每君子則以松竹為友坐每君子則琴酒為友東坡詩凡以

泉兩部采松竹三益友

寄園寄所寄抄

骨董乃方言初每定字東坡嘗作忠董義用此二字晦菴

先生語类只作田董霏雪錄

包衡曰道眉以一爰为一弓陶九成說郭用之佛眉以一條为一則洪景虛寄有隨筆用弓音周一作弓与軸同統說郭余自訂文集亦尝用弓字分卷細按之则弓为道眉設因与軸同故借用之

千里草羹未下鹽豉世多以淡煮草羹未用鹽与豉相调和非也蓋末字誤眉为未末下乃地名此二处產此二物耳其地今屬江干同語类

繭紬明初尚未行至明李崇禎時臣僚間上惡其華麗遂

多以繭紬為眼疑假誤始盛行周栎園曰繭紬備立善色不加

染點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故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者

十歲而不敗三也與常衣處不已華與紩縠處不已野

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以立也然元世祖二十五

年紀發異云秋七月熒惑犯民大陰掩畢清南保定潞

唐縣野蠶成繭綠可為帛又金史太宗紀南京帥以錦

州野蠶成繭來獻賈其長吏可見前世不知有繭紬也

今則山東各處有之歲以為常其贊蠶散生野樹上土人

蠶時必架庐林下把竿逐鳥罿之害槲生者名槲繭

名楮繭椒名椒繭大如鳥卵生深山叢條間者視他繭

特小才如指上螺名山繭質更佳歲凡三捻山東人特

此為業

雲谷臥餘

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回眉或曰某人回眉之記蓋唯用以識回眉者籍而其他則否今人於私刻印章槩以回眉

呼之可謂誤矣

駁雨紀談

世祖知封膜作蜃不知自舜妹嫖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余曰嫖嘗脫簪於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蜃祖客中間集

事始謂蒙恬造筆蔡倫造纸皆未必然恬乃秦時人而詩中已有能管又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絕筆於蘋麟又尚晉中候之云龜負因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字之

其來尚矣。馬大年乃附会以为簡牘之策。乃今竹策。非毫也。至蒙恬始用兔毫。殊不知莊子眉中有舐筆和墨之句。則以毫染墨明矣。竹筆豈可舐耶。莊子在恬之前。筆不始於恬明矣。又如秦偏乃後漢時人。而前漢外戚傳云。赫蹠乃小姦也。則紙已見於前漢。但非始於秦偏。然蒙恬所造精工於前世。則有之。謂始於二人。則否也。全上今之眉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余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眉。皆作卷軸。鄭侯家多眉。挿架三萬軸。是也。冊制在唐。犹然其廢。以卷舒之難。因而为摺。久而摺斷。乃分为簿帙。以便檢閱。益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取兩紀詩碑者施於墓则下棺。施於廟则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

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考所未曉。宋祁筆記今之砲名。曰佛狼機。人多不解其義。近閱籌海圖編。始知佛狼機。固名非署名也。明正德間。顧僉憲應祥署海道。有大舶二。直至廣城。懷邑。称佛狼機。固入貢使。有名。加必丹。時武宗南巡。使使羈合同館一年。後遣去。因遺冊製。遂以地名器。如驴称衛。龜名僵。句也。雲谷卧餘

莊子子貞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濟。子貞曰。鑿木為機。復重前鋒。挈水若抽。數如洪湯。其名為槔。則今之水車。厚名槔。邊方備警急。作高臺。上作桔槔。頭有兜零。以薪糞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造。曰燔。望其烟曰燧。唐詩桔

棹火上暮烟愁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鷙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鷙。田鳴化為鶯，則鶯又化為田鳴。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蟻，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宋雷鋒

唐人悼亡岐詩：斷腸犹繫琵琶弦。琵字當流如亟，彌之彌。唐王

柳花與桺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黃色者花也。且花既褪，就蒂結實，其實之熟，亂若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往往以絮為花，以花為絮，累每分別，何耶？柳文

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為鳩，則鳩又化為鷹。田鳴化為鶯，則鶯又化為田鳴。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高草為棠，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宋雪鋒

宋雪舟

人悼亡岐诗断肠犹繫琵琶弦琵字当流如巫弼之弼卧餘  
花与桺絮迥然不同生於葉間作鵝黄色者花也此花  
既褪就蒂结实其实之熟乱飞如棉者絮也古今吟咏  
往往以絮为花以花为絮畧每分別何耶辨文  
疊扇一名撤扇蓋收則摺疊用則散開或写作箠者非  
是箠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谓之便面覩前人  
题咏及圖卷中可見已聞撤扇自宋時已有之或云始

永乐中因朝鮮国进松扇上喜其轻舒之便命工如式  
为之南方女妇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  
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以见风俗日趨於薄也客中  
間集

平江侯臣豫鎮守臨清日，舒密侍郎在簷前，鐘鐸鳴之，候謂草與不可言囁。遂疏之，不知若歸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每以自明，二人益未嘗疏李詩故也。成化間，有吏建言時東禮科給事中忌之，以激厉凡俗之屬，不从。力參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晉凡云凡厲，勉厲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益未嘗疏漢晉故也。兵科給事中閻兵部題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抗韻召以進，乃輒顏慰遣之。此

蓋識俗字不識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見未的趣疵  
淺之，後能每悔也。

同上

孟光舉案有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詔林少穎案乃古  
益字，故舉手眉有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  
謂青玉益耳。若此美皆不可以習熟忽而不改為識者  
所哂。

庚午日志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  
他一下，自是合笞五下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  
十七。明朝洪武初以大誥頒行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  
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各每減一等。每此者每加一  
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等失其

旨矣。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與  
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則好弊日深。如任  
重爵者恩威日加，声勢日重，人望日久，叛亂之萌是與  
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危。故官不可以久居，其任朱高后時尚謂  
大臣呂大防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別尋一班新人用之。  
謂冊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送曹補授先具曰官於前  
次昏擬官於後，新旧相銜，故曰官銜。

原始秘書

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筮其行而知其昌  
厉王諱胡而其子宜王時詩曰：胡不相畏此詩昏不諱  
也。周頌祀文武之乐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堯尔

私祀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晉戌申定公名宋  
而晉宋仲戎莊公名同而晉同盈此譖文不諱也竹憲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廢弛有司不復飭而  
進士全同年於此見盛唐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  
過為眊暎解悞之舉而其後以優賈俊其末則以恣豪  
舉崇游觀矣蓬窓錄

漢晉張長傳贊魁梧奇偉蘇林挺疏怡顏師古注可駕怡

也或徧召非晉侍郎誤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幽野服芾  
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宮觀用蓮社乃白居  
易致仕与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号白蓮社是致仕後事鼠璞

唐雁塔題名石刻凡留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  
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之暇有此会犹今北使過錢塘  
例於浙江觀潮天竺燒香耳若泛以雁塔題名為登第慶  
賀之辭則觀潮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同上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為任用所謂棄情起復者也如歐公  
晏元獻神道碑明年近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  
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為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  
復母也令人不考例以服闋為起復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晉  
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霏雪錄

古人之名多可傳者未嘗自求其傳也藏之於家或當時  
或後世人見而愛之为之鏤刻于卒同好故可傳也立

代和凝有集百餘卷自鏤版行於世識者亦之可見前  
此每自刻文集者今人不自量其詩文可否既為鏤版  
行世是以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也

雲谷臥餘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每二三俗習傍語也歲師乃  
云可與言每二三更覺有味曉漢詩話謂王摩訧詩閑戶  
著多奇歲月種松皆老作危鱗為古本亦有致

喟虹筆記

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谷蕩尽吳諺蝦荒  
蟹亂所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  
与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

怒被誤

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為然以五行占之乃為兵家是亦

披堅執銳

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肖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平江記事

古今考禹仲夏日為長至仲冬日為短至今世誤以冬至  
為長至堯典仲夏平秩南訛日長至仲冬平在朔易日  
短至此其訛也

荅沈集

元魏時侯莫陳悅殺賀拔勝侯莫陳三字姓也陳眉公通  
鑑自以為精洽矣乃悞為兩人已屬可笑乃閑通鑑金  
丹并除侯莫二字只骨陳悅更为可異若綱目於梁元  
帝子蕭方等誰不知為方諸兄弟而以悞脫等字為戒  
亦独何耶

喟虹筆記

古乐府詞河中之曲咏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  
履五文章後人多誤使為金釵者十二行不知一人独  
捕十二行金釵古婦人髻非今比

稿簡贊筆

母在堂乃称舅为渭阳得母自祖其親雜纂

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为指釵氏而言皆

妄也國語疑当作周詩寡氏曰西方之脣有之曰懷子安疾大事

注云周語誰將西畝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

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与至王通直指佛为西方

聖人其學可知矣坦肩通編

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此虽後

世昏淫之主亦無此法曾是周公制礼而有是子疑当作子予按

古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之言以奔對聘是明有奔之

一說矣意奔也者尚是草率成婚若今鄙野小家之為

不能如聘者之六礼全備耳蓋荒侵死喪或孤弱而不

能自存必待備礼而需以歲年則遲緩每時男女之失

所多矣故先王通世一格以濟大礼之窮不待其既亂

而为之所也其曰令者媒氏令之也既有令者非私合

矣不禁之其閑禮也豈誠踰牆行露之謂哉不然則

妻入子且昏之迂葬嫁殮且禁之而於佻達淫冶之私

及为之尊引豈理也哉雲谷餘

國号上加大字始於元及明因之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

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國尊稱之詞近見新安

刻歷祚考一昏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

矣湧幢小品

晉人有字父者晉胡母輔之字彥一日正飲子諫之厉声

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又王濛美姿容嘗攬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有字夫者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有字叔有哀鐘字其叔父蓋曰緣能日飲哉何按儀禮子祭父必称父字蓋古人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乃知字為古人所重不以為諱明矣今人諱名不諱字非也又生曰名死曰諱故廟諱曰諱廟名曰名說儲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既文不諱近日士大夫文字中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非禮也諱雪席稿言偶聞宋史陶穀本姓唐以避石敬瑭諱而改然當時唐姓者豈止穀一人如唐景思者敬塘時為貝州行軍司馬

出寄疑

歷事出帝未聞改姓也穀以逢迎取媚其人品已見冊矣即改於晉代可耳漢周宋易代之後何不復耶因思古人以避諱而改其名稱者在當時或有所不得已易世之後相沿不改甚每謂也約男舉之以恒山為常山避漢文帝諱也西月作平卢避秦始皇諱也以虔湖為湖避漢安帝諱也以虎林為武林避唐世祖諱也避漢武帝諱而削徹為削通避司馬昭諱而以昭君為明妃莊君平莊子陵避漢明帝諱皆改莊為嚴以唐太宗諱凡世皆称代以宋孝宗諱凡慎皆从諱而慎惠秀亦改為真惠秀若吳主女諱二十至今犹以二十为念時已過而不復習而不察耳自元明至今偏名諱名俱不諱

誠度越千古也

雲谷臥餘

近時

娶婦新婦以帕或綾紗蒙其首其禮不知起於何年按通典杜佑淺曰婚姻王化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於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

艰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為此制以紗縠蒙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稱舅姑便成婦六禮急捨合巹復亦隳政教之大方成空伐之弊法由是觀之蒙首之法其侍已久但古为失時急娶不備禮者而然而今遂為通行耳

彙旨

云閔李氏刊誤曰婚期云未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曰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有待客之名今代非親非旧皆列坐而覲婦客豈其宜哉懷秋集

觀此則覲婦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唐徽踵之也余欲更復是凡自三兒景行辛酉娶婦入門時即除此積習鄉人異之願吾郡士大夫家为之倡卒斯教焉比歲未閏閏大家覲婦陋俗亦漸改矣

顏

顏之推家訓云昔侯霸之子孫称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称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每不云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之推北有人逮今幾七百年称家祖者復少皆是名家望族亦所不免家父母之称俗輒亦多有之山簡謂年幾二十不為公家所知蓋指其父永祖也

賓退錄

丈人謂之泰山立宗廟元十三年封禪於泰山張悅為封  
禪使說女婿鄭鑑本是九品官曰例封禪後自三公已  
下皆轉升一階一級惟鄭鑑是封禪使女婿驟升至五  
品兼賜銳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鑑官位騰跳怪而問之  
鑑每辭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山之力也因此  
以丈人为泰山余不以为然當是泰山有丈人峰故耳  
疑韻作上

宋史

唐宋人每有眉狀元於己官銜之士者逮元依然獨念誓  
楊維楨廉夫當元季眉李黼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黼  
死節之臣廉夫眉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有  
左且与黼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眉  
宋文公為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為文公宣乎惟志眉宜

用此法謂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徵信也

湧幢小品

世說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脩臺語云小兒愒知誰卿可

以詔速往詣愒不與相見後相遇別駕喚愒咄卽君云

韻

古者賓得主人酒則奠一人舉酒酌地故有祭酒之稱惟

祖道則主人自祭今人席中皆行祖道之禮誤矣蘇譚

王右軍曾祖即丘子諱覽祖侍郎史諱正故右軍晉蘭亭

記覽字加才它眉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知相

治用之以為古不知其於義每當也又如唐人諱曷以丁

為景丁諱澗以殷澗源為深源宋人諱恆以田恒為田常諱

桓以有桓為咸公諱貞以王文貞且王文貞曾俱改為

文正其真謚文正者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

當訂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流史行疑

親受業者為弟子；復傳於人為門生故史記曰七十

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為轉相授受者曰門生群辭錄

大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於帝履癸

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昏帝太甲至於帝紂孔氏雜

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記稱帝桀是也何独桀

云帝哉商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号為王

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立帝語

貶帝号為王故本紀皆帝而總曰三王也又樵周云

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隱因

諸公立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帝

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眉亦曰帝乙夏殷之称帝莫信

於此愛日有篆抄

鄉人叙坐以齒齒貴為鄉大夫者其居鄉亦皆謹退从厚  
曰鄉黨莫如齒不然人必訛之致之禮一命齒於邦再  
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之義也予嘗謂鄉  
之薦紳同輩而序齒可也苟求其人而亦以齒尊之不  
幾於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訛士类者不以齒斯言  
為得之矣 聰西紀

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題云漢太子太傅蒼望之墓有  
官見而怪之曰春明門題額正方加之字耳如此堠可  
直行者只合題蒼望墓何必之字唐有盧鴻一取尸子

鴻常一之爻而通鑑銅目昌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設大夫誤以鴻為單名注三十國春秋歎者蕭方等蓋方等

佛經名其第名方諸方知而胡三省注通鑑去等字為蕭方琳犹不知而誤也至於方朔葛亮世何等諾面待

中往

見之古人姓名橫被削蝕者多矣豈獨蕭傳客中集

今登科錄叙其生之所自出輒曰某處籍某處人非也舜生於諸馮迂於負夏卒於鳴條以皆東夷地故為東夷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皆西夷地故為西夷人何尝云某處籍某處人哉四世而繼己服窮而親盡矣况四世而上焉者乎犹曰某處人每謂甚矣或曰朱子閩產也猶自称新安何也曰韋嗣君本婺源人因仕入閩

生文公寓居建阳之考亭其曰新安不忘本也予先君淳懿公冕吉安廬陵人以公務至京悅其山水佳麗之因家焉而予母郭氏歸之而生子故予金陵產也而称廬陵者不忘本身若世代既遠而犹云々豈不甚每謂哉登科錄

文久二壬戌二月廿八日写于容膝庵窓下  
竺元治善所藏



